

从老地摊到水上公园 一位亲历者讲述30年旧书江湖



吴楠和爱人在旧书市集上

首次练摊儿卖旧书赚了20元

1996年暑假,17岁的吴楠正在读高二,和很多同学一样想趁着假期打工体验生活。同学们纷纷涌向快餐店,而他和一位同样爱书的同学,却不想走这条路。“我想摆摊儿,但能卖什么呢?”他甚至觉得摆摊有点磨不开面子,可同学一句“不如试试卖书”,吴楠动心了。

摊位在黄河道夜市,吴楠从家里抱来父母年轻时收藏的样板戏曲谱、科普读物。

他没有精心定价,也不宣传吆喝,只是把旧书简单铺在地上售卖。让他意外的是,当天所有书全部卖光,还赚了20元。更让他触动的是,买书的人从不在意价格,反而追着问书的出版年代背景、内容以及背后的故事。凭借对这些书籍的了解,他耐心讲解、与人交流,不知不觉便将书籍售卖一空。

卖书先讲书 为好书觅知音

这次经历,让吴楠第一次明白:旧书交易从来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而是人与人、人与书之间的精神交流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他养成了“讲书”的习惯——卖书先讲书,讲版本、讲源流、讲内容。让买书的人懂书、惜书,这也成了他此后三十年不变的经营底色。

其实早在1994年,吴楠还在上初中,课本里有节选的《红楼梦》“葫芦僧判葫芦案”,老师建议学有余力的同学拓展阅读。他跑到海河岸边的书市——也就是如今通北路桥附近、老东南角一带。那里书摊密集、品相上乘,是老天津卫爱书人的宝地。

他指着一本《红楼梦》问价,摆摊的老先生反问:“你要哪种《红楼梦》?”吴楠蒙了:“《红楼梦》不就一种吗?”老先生笑着告诉他,《红楼梦》仅通行版本就有6种,算上珍稀古本,多达十几种。老先生耐心讲解庚辰本、己卯本、程甲本、程乙本的区别,讲影印本不断句、繁体难读的特点,推荐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上世纪80年代早期文学所校注本。

从此,吴楠成了这位老先生的“小徒弟”,一有空就跑到书摊前,拿着小本子记笔记,听不懂就反复问,老先生倾囊相授。初三那年,老先生拿出一本《子不语》考他,吴楠准确说出这是清代袁枚所著,老先生大喜,当即把书送给了他。

这本《子不语》,是清代笔记丛刊最早的无删节本,吴楠至今珍藏,“是老先生让我知道,书不只是纸和字,它有前世今生,有版本流传,有文化根脉。”

满城书香“天津家底”珍本不少

天津旧书市的历史,源远流长。南开老天宝路就是知名的旧物集散地,成为天津旧书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黄河道夜市、三宫(李纯祠堂)、文庙、古文化街、进步道、八里台、小海地、金钢桥、沈阳道……旧书市集星罗棋布,夏天的路边地摊多达几十个,书香满城。

吴楠是亲历者。他记得天宝路的旧书多到令人惊叹,一整编织袋精装书只要200块钱,“只要你懂行、有眼光,遍地是宝贝”。黄河道夜市鼎盛时,路边旧书摊不下50个。2000年之后,三宫书市横空出世,最盛时摊位接近300个,院内满目皆是典籍。明清木板诗文集、清代古本小说、民国新文学原版、名家签名本比比皆是。古文化街的萃雅斋等书店,曾上架民国版《胡适文存》《古史辨》全套、1946年精装版鲁迅全集、《美术丛书》初刊本,好书一上架就被抢购,半天就能卖出近半数。还有文庙书市,虽规模较小,仅五六十个摊位,却常有惊喜,文史善本、线装书旧抄本不时出现。后来书市从鞍山西道新时代广场、鼓楼北街、二宫,又汇集到古文化街旧书小城,吴楠都常去,他说:“约200个摊位齐聚,民国新文学、手稿本、名家墨迹、营造学社社刊、解放区文献等罕见品频频现身。”2015年之后,书摊在海河两岸亲水平台散落经营,绵延数里,成为天津独特的文化景观。历代法帖拓本、四部丛刊稀见本、晚清至近代书画精品、张伯驹手迹、溥雪斋题跋拓本,都曾在这里出现。2022年后迁至鼓楼天街,如今摊位仅剩鼎盛时的十之二三,却

天津全民阅读调查

周六清晨,吴楠在一本旧书中,他发现一张藏书票,上面标注着1980年水上公园举办“五月书市”的时间是5月1日至15日,“之前,大家议论第一届水上书市的具体日子,这不就有了‘实证’?这就是旧书带来的惊喜!”

1996年,上高二的吴楠偶然间和同学的第一次“练摊儿”,就选择了旧书市,从读书、买书到收书、卖书,他的人生轨迹与天津旧书市的发展变迁紧密交织,是30年天津旧书市的亲历者、受益者以及守护者。



扫描二维码
看吴楠和旧书的故事



旧书市集现场

依旧藏着明末崇祯残本《本草纲目》、清中期写刻《鱼玄机集》、清末插图刊本《红楼梦子弟书》等珍品,“这些都是经过我手流转的极小部分,可见天津旧书市的家底了吧。”吴楠甚是自豪。

如今的天津海河旧书市集更是名声在外,北京、河北、山东,甚至内蒙古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等地的书友专程赶来。最近的水上公园书市,就有内蒙古的书友开车来津,装满半车书后,直接放弃去其他城市的计划,感叹“天津的书,别处比不了”。在吴楠看来,天津旧书市的珍贵,不只在书多,更在于书精、在于深厚的文化土壤,这是天津独有的城市底蕴。

“我是读书人”收书近痴卖书有情

2020年,吴楠经朋友介绍,得知上海有一批重量级旧藏——主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、当代著名古籍版本专家,毕生藏书九千余册。他傍晚六点看到信息,夜里十一点半就抵达上海,走进那间50平方米的书房时,他形容自己“像老鼠掉进了米仓”。

书堆得与人同高,很多都是他只在书影里见过的“梦中之书”。他从夜里十二点,一直翻看到次日早晨六点半,越看越兴奋。最终,九千多册书装车运回天津,运费就花了6000元,他却直言“太值了”。“这批书足够支撑一个人在某一学术领域做到专精。”

2013年左右,天津出现一套九千多册的“网格本”——人民文学与上海译文联合出版的《世界文学名著丛书》。这套书是名著译名校,杨绛、罗念生、金克木等大家执笔。可书堆在主人屋内无法逐本查验,一犹豫就错过了,至今提起依旧“捶胸顿足”。

在吴楠的理念里,每一本书都有三重价值:阅读价值、资料价值、收藏价值。随着网络普及,电子书随手可得,资料价值与收藏价值愈发珍贵。他收书有一个标准:原装原套、品相一流、出版状态完整。

“旧书不等于廉价。”他曾收过一套1985年第一版的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套装,时隔四十余年,依旧“触手若新、纸白如雪、四角微扎”,完美保留出

厂状态。这样的书,他绝不贱卖。“经典好书低价售出,是对知识、著者、编者、印制者的不尊重。”这句话,他常挂在嘴边。面对真正的爱书人,他又无比慷慨。水游城一场书市上,一位高二学生看中1956年中华书局版《离骚纂义》,此书学术分量极重,学生爱不释手,却觉得50元定价有些贵。吴楠当即说:“20块钱你拿走。”这本书他35元收来,他认为,这是读书种子,是文化传承的希望,不能让价格挡住孩子与好书的缘分。

吴楠始终坚守:“我是读书人,不是书贩子。”他收书近乎痴狂,卖书满怀温情,把书籍的价值看得比利润更重。

流动的市集 知识魅力传播更广

吴楠的经营模式,是典型的“以书养书”:买十本,留三四本珍藏,卖六七本回本,再用回款继续收好书。如今,他有私人珍藏固定藏书八千余册,流通类藏书一万两千余册,累计售出三四万册,“我不靠卖书大富大贵,能留住好书、让好书找到善主,就足够了。”

吴楠跟着海河旧书市集去过很多地方,他觉得还可以去更多的地方,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字与知识的魅力,永不过时;他高兴地说,现在旧书从业者最年轻的才20多岁,而且学识颇高。吴楠总结,在旧书市集上,经典的文史类图书,一直畅销,近几年来,大家对于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关注逐年增强,那些关于天津掌故的书籍,也买得很好。“对于旧书,有人认为能达到‘利滚利’的是好书。我觉得,能带来思考、收获,才是真正的好书。”吴楠说。

如今,再出摊儿时,吴楠会带着爱人一起,她可不是简单地“搭把手”,“她对旧书也非常感兴趣,现在水平比我高。”他又说,她起到“招财”作用,“每次她一来,顾客就能多不少。”爱人配合地摆动了一下拳头,回应了一声“喵”。

昨天,是水上公园书市的最后一天。一位老者满意地从吴楠书摊走出:“我买了喜欢的书,很高兴认识了你这个懂书的小伙子。”

文/摄影 记者 单炜炜